

越国故都，西施故里，数千年沧海桑田。本书所述，不是历史，亦非传说，是生活的点滴记忆，是一些正在被遗忘的陈迹旧事，以往昔的情愫来感受今日的温馨。

西施 不曾远去

梅芷 著



西施
不曾远去



梅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施不曾远去 / 梅芷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190-0330-2

I . ①西… II . ①梅…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8642 号

西施不曾远去

作 者：梅 芷

出 版 人：朱 庆

复 审 人：王 军

终 审 人：金 文

责 任 校 对：有 森

责 任 编 辑：郭 锋

责 任 印 制：陈 晨

封 面 设 计：点击成金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9（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7.75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330-2

定 价：38.00 元



序

一起重温岁月的美好

章飞燕

那天梅芷从QQ上发来一个文档，名为《西施不曾远去》。习惯于顾名思义的我，想当然地认为那是个情感类的小说，正好手头忙着活，就随手放在桌面的角落里，一时间竟把这个“小说”给忘了。

很长一段时间后，梅芷化身为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一有机会就来催我这个“杨白劳”为他将出的《西施不曾远去》写点什么。我让他把稿子再次发过来时，才知道那个被我遗忘的“小说”，竟然就是他多次所说的文集，顿时汗颜。幸亏梅芷是多年的朋友了，虽属长辈级别，但对我们这些全没心肺的小辈们之不靠谱行为早已司空见惯，所以也不生气。

《西施不曾远去》是一个充满乡土味道的文集。印象中这是梅芷第一部以亲身经历写社会变迁的书，有别于他以往那些情感类小说。这让我想起年龄与文学的关系。一般来说，年轻的时候与小说、诗歌最为相投；年龄大了，对文史类散文的热爱会多一些。纵观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沈从文，《边城》等小说都创作于年轻时，后来便潜心转攻文史（文物）研究了；我身边的作家朋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毕竟小说和诗歌需要更多的激情支撑，而有思想深度的散文，则是与人生的阅历密切相关。这个问题我与梅芷也探讨过，并数次怂恿他搞地域文化研究。因为他曾研究过中医和《红楼梦》，是很有些功底的。梅芷却总觉得一个路子走惯了，难以改变。然而不久之后，他给我发来了这个书稿，细看之下，都是记录社会风貌的，



不禁心下窃喜，以为我的那些“策反”工作终是见了些成效的。

阅读《西施不曾远去》，有种一口气读完的冲动。作为70后，这里面的一半以上事物曾为我们亲历，比如凭票购买、比如有线广播里的诸暨土话，还有把生番薯和生萝卜当作休闲水果、大旱天里半夜三更去舀井水等等等，都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重现。

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梅芷，将自己的亲身感受与时代变迁相结合，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不动声色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卫生费》一篇里，杨嫂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拖欠了邻居的“卫生费”，到了除夕之夜便借着“白菜卖得好”的由头，自觉地付以双倍报酬以示歉意；再如《饮用水》一文中，因为天热房小更无空调，年老的祖母“热得说都说不出”，当妈妈半夜从井里打水回来，祖母“惊喜地叫着，要妈妈为她打上半盆水，坐在床上，一边用清凉的井水拂身，一边赞叹，真舒服真舒服！”……生活的艰辛和人与人之间淳朴的情感，掺杂着些微辛酸，在看似平静的细节中缓缓流淌。

梅芷还以历史学者般的专注，将过去的生活面貌以详细的数据展现出来。如《物价与收入》中，记录了“牛奶柿5分钱1斤（一般有10个），油炸豆腐干1分1块（一串正好5分），烧饼或油条都是3分”；关于交通工具，记录得也十分细致，比如火车一般2角一站，也有1角的，要看路程长短，诸暨到绍兴火车1元7，汽车则只需1元4角5，最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人们坐汽或车火车是当作一种享受看待的，所以更愿意坐慢车，因为坐慢车“铜钿么省，钟头又多坐两个”；作为银行员工的子女，金银的价格当然也没有忘记：“银行里挂有一块金银收购价牌，上面写着：金，每克3.14元；银，每克0.04元。”真佩服梅芷的有心，记录得如此详细。这些真实可信的数据，加上当时生活场景的描述，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另外，书中还有许多对诸暨方言、习俗、游戏、旧时课文和歌词等的记录和探究，如读到《家具》一文中对“顶箱橱”的探究，也让我恍然大悟。那是指专门用来“顶”箱子的矮柜，而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猜成有些浪漫的“丁香柜”；《搞业》中列举的挑花线绷、斗草、赌花纸、折风车等儿童游戏都玩过，我对有些规则已经模糊，梅芷的描述，让那些游戏再次在脑海复活。

种种这些，无不像一艘艘回忆的小船，将我们引渡到过去的烟波里。或许书中的很多事物在某些地方文献中也能找到，但那多是些面目严肃的资料，而梅芷笔下的这些事物，因为结合了自己的经历，从而显得真实丰满、带有



尘世烟火的味道，是普及上个世纪中后期社会风貌的一本鲜活的教材。也许很多事物现在的年轻人看来难以置信，但那却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的，不容置疑。

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当年视为共产主义生活标准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实现，如今微信、网购等也已经迅速普及。最近朋友圈里经常收到这样一些帖子，比如《这些歌你会唱5首，那么恭喜你已经老了》。看着梅芷的那些文章，我发现自己也是老了。不过老了也无所谓，我们至少收藏着一段过去的时光。

感谢梅芷，是他的文字，让我们得以重温那些岁月的美好！



静坐着的行者

潘 丹

“有个书稿，倒想麻烦潘老师把把关。”

“可以吗？”

几日前，与梅芷在 QQ 上聊天时他很谦虚地这样吩咐道，这于一个误入文字圈的理科老男生而言简直受宠若惊，便怯怯回复：

“不敢当啊。”

“欣赏欣赏尚可，学习学习更好！”

于是，《西施不曾远去》的 PDF 稿飞速进入我的电脑，由于出版商排版时加了密，没法直接标注，梅芷重又发来 WORD 稿，便逐篇、逐句、逐字细细品尝起来，花了好几天零星时间终于把一部近 15 万字的书稿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完毕，句与词断然不敢也不用修改，尽了力才找出了几个笔误，不，其实应该是“键误”的文字改了改，算是有个交代了。

很久以前已闻梅芷大名，而面见才始于一年多前。读着书稿，时间仿佛回溯到上世纪，而梅芷蜷缩着的身体也慢慢幻化成一个穿着芝麻呢上衣的小男孩，男孩聪颖，略显文静，怯生而又自豪地引领着我们走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诸暨风情画卷中。

最先遇入眼帘的是老城墙，城墙紧贴着浦阳江，沿江边开设了三扇大门：上水门、中水门、下水门，小男孩伫立在半爿街上仰望着高高的城墙，脸上充满着期待的神情，希冀有一天能站在城墙上一睹暨阳城的风貌。街巷自然



是画卷的主体部分，在小男孩的引领下，逛逛热闹的解放路，行走在人民路，横穿万寿街、以前叫和平路的红旗路、大桥路……。经过太平桥的时候，小男孩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讲起了它的历史，它原名通远桥，始建于唐代，当时为一座浮桥，后改为石头桥，抗战期间被炸了一半，就成了一半石头一半木头的奇怪样子，至六十年代初期又进行重修。跨过太平桥，便到了江东，远远望去如琴键般的宏伟建筑横卧在江边的沙滩涂上，数一数“琴键”，便知道这就是泄洪用的三十六洞了。俯瞰老城区，首尾相接的火神庙湖、琵琶湖、郦家祠堂湖如玉带般镶嵌在灰色的建筑物中，格外醒目，镜头摇向北湖，渐渐拉近，则见小男孩与伙伴们正奋力游向湖心岛，然后慢慢爬上小岛，颤巍巍拨开杂草似乎在搜寻着什么。

也许玩累了，小男孩与伙伴们道别该回家了，我们也便跟着来到租住的台门，院子里杂乱但热闹，六七户邻居纷纷出来打招呼，这时候听到“荡马桶啦”的叫喊声，各家闻声响应，把自家的便器放到了门口。到了做饭的时候，煤球炉生起火来，院子里烟雾缭绕，有人用老虎钳笃螺蛳的，有人在切年糕，准备烧青菜年糕，有人在使劲砍从自留地上摘来的老南瓜。从幼儿园放学回来的小朋友一蹦一跳唱着儿歌，手里还炫耀着连环画的小人书，趁着还未开饭的间隙，小男孩与邻居孩子们一起打弹子、赌花纸、捉迷藏，搞起了业……

这幅风情画卷，活色生香，繁而不乱，令人不禁想到了《清明上河图》，如张择端再世，便可按“书”索骥，当能再描绘出另一幅姐妹画来。这样想着，思绪慢慢拉回到当下，钦佩之心油然而生，时间跨越了近五十年，梅芷的记忆如此清晰，如此真实，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没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世界真的是很公平的，也许自由行走的岁月于梅芷而言太过短暂了，因此弥足珍贵，而一直体魄康健的我们却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自然流失了太多宝贵的记忆。

你或许会觉得很遗憾，命运让梅芷止行于少年时期，其后漫长的岁月被禁锢在轮椅之中。但在我看来，梅芷一直在行走着，无非换了另外的两条腿，那就是思想与文字，且不谈思想，仅文字而言，便使我汗颜，平日懒于读书的我，读着《西施不曾远去》，竟然学到了很多于我而言极新鲜的词，如青葱时光、迁延难缠、未荒先慌、谵狂状态、落弶老鼠、畏葸……。

在这双腿的支撑下，梅芷阅了万卷书，著了等身作，而更令人艳羡的是，



足不出户的梅芷还有一笔更大的财富，那就是比康健的我们多很多的知心朋友，文学的，非文学的，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不一而足，甚至还常常被美女们簇拥着。

梅芷，一个静坐着的行者，甚而比我们走得更稳健、更快捷！



自序

且把他乡作故乡

《生命的痕迹》一书的后记里我曾说过：

没统计过自己写有多少文字，只知道其中记的大多都是往事。有朋友多次提议我换换脑筋，把注意力从往事中脱开来，过于沉湎于此，不见得是件好事……是不是应该为自己划一个句号了？

谁能回去从前？把着眼点放在现在吧。希望我能说到做到。

毫无疑问，我没有说到做到，心下因之暗生忐忑。

春红老师旁观者清，她对我说：

据说在非洲的一个教堂里，有面古老的墙壁上刻着一句陈旧的话：太阳下山的时候，回头看……因为太阳下山了，前面的路就黑了，可是回头看，有村子里的灯光。我们要往前走，但前方不可知，是暗的，我们之所以说前途是光明的，只不过是给自己多些鼓励。最值得珍视的是回头能看到的身后的灯光，因为有过去，往前走就有信心，不害怕了。

春红的话，如同醍醐灌顶。是啊，我们的今天与未来，不正是“过往”的积累？

诸暨如今的一切成就，包括最新消息说的全国百强县第14位的排名，都离不开诸暨人年年岁岁的辛勤付出。

曾几何时，诸暨很穷很小，甚至可以说很落后，然而，无论穷小还是落

后，跟如今的繁荣强盛一样，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财富。

正因为如此，非常有必要把旧时的记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让“身后的灯光”照亮我们的前程。

这本《西施不曾远去》，讲的就是诸暨人“身后的灯光”。

光是亮的，也是暖的，我相信。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以前我会说，我出生绍兴，现住诸暨。今天我再不这么回答，理直气壮地就两个字：诸暨。

什么叫哪里人，祖籍还是居住地？

相当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是绍兴人，跟鲁迅、周总理同乡。有一天，父亲让我找一本《徽州》的书，才知道先祖来自徽州。

晚年的父亲，时不时地翻阅《徽州》，他思乡了。

相信父亲一定回过徽州，否则，很难解释他那思乡情绪的由来。

对徽州我没有过丝毫思念，如果不是去查过地图，我都不知道这个传说中盛产朝奉的名城在哪个方位。

绍兴，出生之地，有过我的青春足迹，有过我家祖宅，然而，沧海桑田，足迹早已无处寻觅，祖宅也成了马路，一切如云烟飘散，只在梦中略有一现。

居住在诸暨，仿佛没有过“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悲苦。

不能说自己不喜欢绍兴，但这种喜欢似乎与“我爱北京天安门”同一个道理。

那么，有没有过思乡愁绪？

肯定有过。

14岁那年，去绍兴上初中。开头几天的新鲜期过后，心底不自禁地生出了浓浓的“思乡”情。

有三件事印象特别深。

第一件，那一年的国庆节，到绍兴不到一个月，心生强烈的坚决要“回家”的冲动。这就是说，那个时候，打心眼里根本不承认那个周氏老宅是我的家。

第二件，也是那一年，几个月之后，有一次去鲁迅纪念馆，不经意间，听到前面有几个女子在说诸暨话，那一刻，我再没心思参观，脚步完全被前面的诸暨人的诸暨话牵扯住了。毫无疑问，身在故乡的我，却把诸暨认作了自己的故乡。

第三件，次年的五一节，与父母弟弟们团聚后，从诸暨回到绍兴，当晚



临睡前，在口袋里发现一枚诸暨家中的钥匙，思乡之情顿作，15岁（幸亏是虚岁）的男子汉忍不住嚎啕大哭……

有时候，忍不住会问自己，诸暨有什么好？

绍兴是地级市，比诸暨高一个档次。清楚地记得，10岁那年为了去接弟弟，在绍兴住了一个多月。就在那些日子里，见识了许多诸暨找不到的物事。比方三轮车，比方公共汽车，比方自来水，比方蒲瓜、青瓜、黄瓜，比方条头糕、油炸臭豆腐，等等等等。然而，它们都诱惑不了我，因为我思念着的，是有爸爸妈妈的那个家。

也就是说，我的理解很简单，哪里有爸爸妈妈，哪里就是家，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没有理由不思念。

连头带尾地算起来，在诸暨整整住了60年。

60年，一个花甲。

一个花甲是什么概念？

一个人能有几多“一个花甲”？

所以，我认定，故乡其实是岁月的堆垒。

60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日待在斗室，无缘与暨阳山水作近距离的亲密接触。然而，脑子里始终贮存着不曾被岁月冲淡的印记。

希望拙作可以得到同龄者认可，并使后辈人能多少了解一些过去。

本书所述，只是记忆，是本人青少年时代对诸暨旧城生活的记忆，准确地说，所有内容，是还能行走之前的我，一个早已把自己当作诸暨人的“诸暨人”，对五六十年前诸暨旧城的怀念。

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诗：且把他乡作故乡。

有一点需要说明，是记忆，难免有误，所以，我所写的，不可看作资料，不可认作历史。若有错谬，万望指正。

2015年9月18日



目录

序：一起重温岁月的美好 / 章飞燕	1
静坐着的行者 / 潘 丹	4
自序：且把他乡作故乡	7
城 墙	1
街 巷	5
江河湖塘	10
浦阳江	13
桥	18
湖心岛	24
三十六洞	29
涨大水	32
干 旱	39
县府县委	42
租 房	45
台 门	48
邻 里	51
学 校	55



幼 儿 园	59
医 院	64
银 行	68
邮 电 局	72
广 播 和 收 音 机	77
看 戏 看 电 影	81
用 电	85
卫 生 费	88
饮 用 水	92
火 车	96
汽 车	102
黄 沙	107
炉 灶	111
除 四 害	114
家 庭 出 身	118
家 具	122
理 发	125
开 荒	130
票 证	134
物 价 与 收 入	138
零 食	143
喜 欢 什 么 菜	148
小 点 心	153
香 烟	157
新 三 年，旧 三 年，缝 缝 补 补 又 三 年	161
养 鸡	166
西 施 不 曾 远 去	172
螺 螺	177
蚌 蚌	181
红 领 巾	184
我 们 的 课 文	188



我们的歌	196
搞 业	206
讲笑话	213
童 谣	220
小书和字书	225
春 趣	228
炎 夏	234
秋 味	240
寒 冬	245
算盘和毛笔	253
谚 语	257
方 言	261
跋	266



城 墙

头一回对城墙的认识，是在见到城墙之前。

那时候喜欢看小人书，大约是《岳飞枪挑小梁王》之类吧，虽然还不认识字，画还是看得明白的。城墙，最早似乎就是在这一类的画面里看到的。

画上看到城墙之前，其实我已经见过真正的城墙。五六岁时，寒暑假随妈妈一起进城，在城里租房居住，总会跟着爸爸妈妈上街玩。大街的边上，就是城墙，无非是我对它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也不会将它跟连环画上看到过的那些工事联系在一起。

过了几年，懂事了些，或者是自己在城墙边走来走去走得多了，这才对它产生了一些兴趣。

有一回，老师在课堂上讲到城墙，目的好像是为了说明某一篇文章中的内容。记得当时班上很是掀起过一股城墙热，毕竟在学校不远处，就有一个现成的实例摆在那里。

放学后，我们几个男同学相约着一齐跑到江边，对着城墙指指戳戳，甚至叽哩呱啦大大争论了一番。至于具体争论些什么，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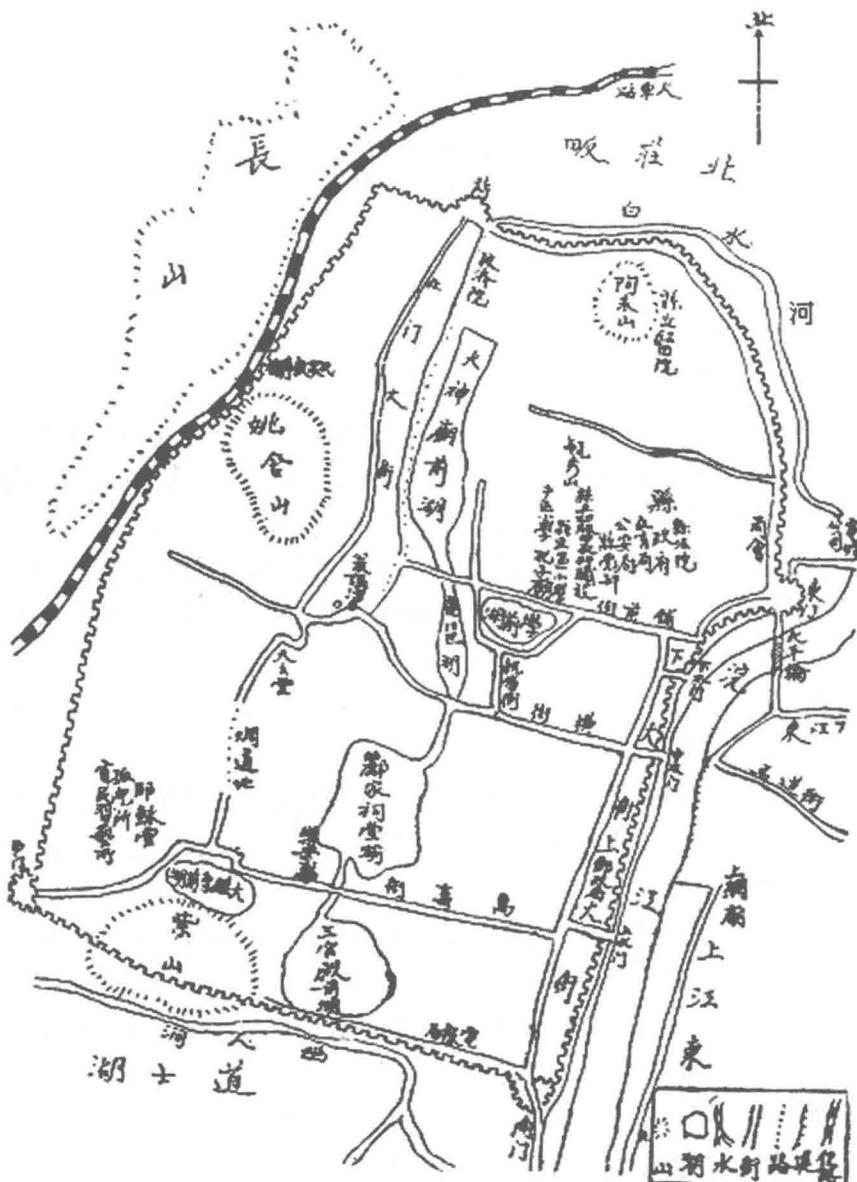
现在想起来，或许是想弄明白，我们诸暨的这堵城墙内外上下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战争。

孩提时对城墙只是出于好奇，根本没打算了解它的结构之类，虽然在图画上看到过城墙的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什么的，唯一能让我们感兴趣的却只是护城河。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我们见到的那一堵城墙边上，正好是浦阳江。于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固执地认为，浦阳江就是诸暨老城的护城河。



諸暨縣城圖



“諸暨縣城圖”是一张民国时期的手绘城区地图，从图上可以看到当年諸暨旧城墙的完整全貌。